

幽怪錄
任氏傳
幽怪錄
錄異記

續幽怪錄
南柯記
杜子春傳
白猿傳

附拾遺・校勘記
續校及補校

才鬼記

下冊



南

柯

記

李公佐 著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前 定 錄 續錄（及其他二十種）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此據龍威秘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南柯記

唐 李公佐著

東平淳于棼，吳楚游俠之士，嗜酒使氣，不守細行，累巨產，養豪客。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，因使酒忤帥，斥逐，落魄縱誕，飲酒爲事。家居廣陵郡東十里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，枝幹修永，清陰數畝。淳于生日，與羣豪大飲其下，以貞元七年九月，因沉醉致疾。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，臥於堂東廡之下。二友謂生曰：「子其寢矣。」余將秣馬濯足，俟子小愈而去。生解巾就枕，昏然忽忽，髣髴若夢。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：「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，生不覺下榻整衣，隨二使至門，見青油小車，駕以白牡，左右從者七人，扶生上車，出大戶，指古槐穴而去。使者即驅入穴中，生意頗甚異之，不敢致問。忽見山川風候，草木道路，與人世甚殊。前行數十里，有郭郭城堞，車輿人物，不絕於路。生左右傳車者，傳呼甚嚴。行者亦爭避於左右。又入大城，朱門重樓，樓上有金書，題曰「大槐安國」。執門者趨拜奔走，旋有一騎傳呼曰：「王以駟馬遠降，令且息東華館。」因前導而去。俄見一門洞開，生降車而入。彩檻彫楹，華木珍果，列植於庭下。几案茵褥，簾幃肴膳，陳設於庭上。生心甚自悅，復有呼曰：「右相且至。」生降階祇奉。有一人紫衣象簡，前趨賓主之儀，敬盡焉。右相曰：「寡君不以敝國遠僻，奉迎君子，託以姻親。」生曰：「某以賤劣之軀，豈敢是望？」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，行可百步，入朱門，矛戟斧鉞，布列左右。軍吏數百，辟易道側。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，亦趨其中。生私心悅。

之不敢前問。右相引生升廣殿。御衛嚴肅。若至尊之所。見一人長大端嚴。居正位。衣素練服。簪朱華冠。生戰慄不敢仰視。左右侍者令生拜。王曰。前奉令尊命。不棄小國。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。生但俯伏而已。不敢致詞。王曰。且就寶宇。續造儀式。有頃。右相亦與生僧還館舍。生思念之意。必以爲父在邊將。因投磨中。不知存亡。將謂父北蕃交遜。而致茲事。心甚迷惑。不知其由。是夕。羔應幣帛。威容儀度。妓樂絲竹。肴膳燈燭。車騎禮物之用。無不咸備。有羣女或稱華陽姑。或稱清溪姑。或稱上仙子。或稱下仙子。若是者數輩。皆侍從數十。冠翠鳳冠。衣金霞帔。綵碧金鈿。目不可視。遨遊戲樂。往來其門。爭以淳于郎爲戲弄。風態妖麗。言詞巧黠。生莫能對。復有一女。謂生曰。昨上巳日。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。於天竺院觀石延舞婆羅門。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。時君少年。亦解騎來看。君獨強來親洽。言調笑謔。吾與瓊英妹結絳巾。挂於竹枝上。君獨不憶念之乎。又七月十六日。吾於孝感寺侍上真子。聽契元法師講觀音經。吾於謁下捨金鳳釵兩隻。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。時君亦謁筵中。於師處請釵合視之。賞歎再三。嗟異良久。顧余輩曰。人之與物。皆非世間所有。或問吾氏。或訪吾里。吾亦不答。情意戀戀。囑盼不捨。君豈不思念之乎。生曰。中心藏之。何日忘之。羣女曰。不意今日與此君爲眷屬。復有三人冠帶甚偉。前拜生曰。奉命爲駟馬相者。中一人與生且故。生指曰。子非馮翊田子華乎。對曰。然。生前執手敘舊久之。生謂曰。子何以居此。子華曰。吾放遊。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。因次棲託。生復問曰。周弁在此。知之乎。子華曰。周生貴人也。職爲司隸。權勢甚盛。吾數蒙庇護。言笑甚懽。俄傳聲曰。駟馬可進矣。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。子華曰。不意今日獲

觀盛禮。故無以相忘也。有仙姬數十。奏諸異樂。婉轉清亮。曲調淒悲。非人間之所聞聽。有執燭引導者。亦數十。左右見金翠步障。彩碧玲瓏。不斷數里。生端坐車中。心意恍惚。甚不自安。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。向者羣女姑姊。各乘鳳翼。亦往來其間。至一門。號修儀宮。羣仙姑姊亦紛然在側。令生降車。策拜揖讓。升降。一如人間。微障去扇。見一女子。云號金枝公主。年可十四五。儼若神仙。交歡之禮。頻亦明顯。生自爾情義日洽。榮曜日盛。出入車服。遊宴賓御。次於王者。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。大獵於國西靈龜山。山阜峻秀。川潭廣遠。林樹豐茂。飛禽走獸。無不蓄之。師徒大獲。竟夕而還。生因他日。啓王曰。臣頃結好之日。大王云。奉臣父之命。臣父頃佐邊將。用兵失利。陷沒胡中。爾來絕書。告十七八歲矣。王既知所在。臣請一往拜觀。王遽謂曰。親家翁職守北土。信問不絕。卿但具書狀知聞。未用便去。遂命妻致饋賀之禮。一以遺之。數夕還。答生驗書本意。皆父平生之跡。書中憶念教誨。情意委曲。皆如昔年。復問生親戚存亡。閭里興廢。復言路道乖遠。風烟阻絕。詞意悲苦。言語哀傷。又不令生來觀。云歲在丁丑。當與汝相見。生捧書悲咽。情不自堪。他日。妻謂生曰。子豈不思爲官乎。生曰。我放蕩者。不習政事。妻曰。卿但爲之。余當奉贊。妻遂白於王。累日。謂生曰。吾南柯政事不理。太守黜廢。欲藉卿才。可曲屈之。便與小女同行。生敦授教命。王遂敕有司備太守行李。因出金玉錦繡箱篋。妾車馬。列於廣衢。以饒公主之行。生少遊俠。曾不敢有望。至是甚悅。因上表曰。臣將門餘子。素無藝術。猥當大任。必敗朝章。自悲負乘。坐致覆餗。今欲廣求賢哲。以贊不逮。伏見司隸潁川周弁。忠亮剛直。守法不回。有昆佐之器。處士馮翊田子華。清慎通變。達政化之源。二人與臣有

十年之舊，備知才用，可託政事。周請署南柯司憲，田請署司農。庶使臣政績有聞，憲章不紊。王並依表以遣之。其夕，王與夫人餞于國南。王謂生曰：「南柯，國之大郡，土地豐穰，民物豪盛，非惠政不能治之。況有周田二贊，卿其勉之，以副國念。」夫人戒公主曰：「淳于郎性剛好酒，加之少年，爲婦之道，貴乎柔順。爾善事之，吾無憂矣。」南柯雖封境不遙，晨昏有問。今日睽別，寧不沾巾。生與妻拜首而去。登車擁騎，言笑甚歡。累夕達郡。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馬武衛鑾鈴爭來迎奉。人物嘖嘖，鐘鼓誼誼，不絕十數里。見雉堞臺觀，佳氣鬱鬱，人大城門，門亦有大勝題以金字。曰：「南柯郡城。」見朱軒紫戶，森然深邃。生下車省風俗，療病苦。政事委以周田。郡中大理，自守郡二十載，風化廣被。百姓歌謠，建功德碑，立生祠宇。王甚重之，賜食邑，錫爵位，居台輔。周田皆以政治著聞，遷遷顯職。生二男二女。男以門蔭授官，女亦聘于王族。榮耀顯赫，一時之盛，代莫比之。是歲有檉羅國者來伐，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。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。於瑤臺城，弁剛勇輕敵，師徒敗績，弁單騎裸身潛遁。夜歸城，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。生因以請罪。王並捨之。是月，司憲周弁疽發背卒。生妻公主遭疾，旬日又薨。生因請罷郡，護喪赴國。王許之，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。生哀慟發引，威儀在塗。男女叫號，人吏奠饌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。遂達于國。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，候靈輦之至。諡公主曰順儀公主，備儀仗羽葆鼓吹，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。是月，故司憲子榮信亦議喪赴國。生久鎮外藩，結好中國，貴門豪族，靡不是洽。自罷郡還國，出入無恆，交遊賓從，威福日盛。王意疑忌之，時有國人上表云：「元象謫見，國有大恐，都邑遷徙，宗廟崩壞，釁起他族，事在蕭牆。」時

議以生侈僭之應也。遂奪生侍衛。禁生游從處之私第。生自侍守郡多年。曾無敗政。流言怨悖。鬱鬱不樂。王亦知之。因命生曰。姻親二十餘年。不幸小女夭札。不得與君子偕老。良用痛傷。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。又謂生曰。卿離家多時。可暫歸本里。一見親族。諸孫留此。無以爲念。後三年當令迎生。生曰。此乃家矣。何更歸焉。王笑曰。卿本人間。家非在此。生忽若惺睡。營然久之。方乃發悟前事。遂流涕請還。王顧左右以送。生再拜而去。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。至大戶外。見所乘車甚劣。左右親使御僕。遂無一人。心甚歎異。上牛車行可數里。復出大城。宛是昔年東來之還。山川原野。依然如舊。所送二使者。甚無威勢。生逾快快。問使者曰。廣陵郡何時可到。二使謳謠自若。強之乃答曰。少頃即至。俄出一穴。見本里閭巷。不改往日。潛然自悲。不覺流涕。二使者引生下車。入其門。升自階。已身臥於堂東廡之下。生甚驚畏。不敢前近。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。生遂發悟如初。見家之僮僕擁簪於庭。二客濯足於榻。斜日未隱於西垣。餘樽尚滿於東牖。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。生感念嗟歎。遂呼二客而語之。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。生指曰。此卽夢中所經入處。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耶。遂命僕夫荷斤斧。斷擁腫。拆查枿。尋穴究源。旁可表丈。有大穴洞然。明朗可容一榻。根上有積土填以爲城郭臺殿之狀。有蟻數斛。隱聚其中。中有小臺。其色若丹。二大蟻處之。素翼朱首。長可三寸。左右大蟻數十輔之。諸蟻不敢近。是其王矣。卽槐安國都也。又窮一穴。直上南枝。可四丈。宛轉方平。亦有土城小樓。羣蟻亦處其中。卽生所領南柯郡也。又一穴西去二丈。磅礴空城。嵌空異狀。中有一腐龜板。大如斗。積雨沒潤。小草叢生。繁茂翳翳。掩映振盪。卽生所獵靈龜山也。又

窮一穴。東去丈餘。古根盤屈若龍虵狀。中有小土壤。高尺餘。卽生所葬妻龍岡之墓也。追想前事。感歎於懷。披穴窮跡。皆符所夢。不欲二客壞之。還令掩塞如舊。是夕風雨暴發。旦視其穴。遂失羣蟻。莫知所去。故先言國有大恐。都邑遷徙。此其驗矣。復念檀羅征伐之事。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。有古澗澗側有大檀樹一株。藤蘿擁織。上不見日。旁有小穴。亦有羣蟻隱聚其間。檀羅之國。豈非此耶。嗟乎。蟻之靈異。猶不可窮。況山藏水伏之大者。所變化乎。時生酒徒周弁。田子華。並居六合縣。不與生過從旬日矣。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。周生暴疾已逝。田子華亦寢疾於牀。生感南柯之浮虛。悟人世之倏忽。遂棲心道門。絕棄酒色。後三年。歲在丁丑。亦終于家。時年四十七。將符宿契之限矣。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。自吳之洛。憩泊淮浦。偶覲淳于生夢。詢訪遺跡。翻覆再三。事皆摭實。輒編錄成傳。以資好事。雖稽神語怪事。涉非經。而竊位貪生。冀將爲戒。後之君子。幸以南柯爲偶然。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。